

W. F. HERMANS
二十世纪下半叶欧洲最重要的作家
战后荷兰文学三巨头之一
赫尔曼斯代表作

颤抖于悲剧边缘、远离世俗的喜剧，
因赫尔曼斯不露声色的写作方式而变得更加有趣。

——J. M. 库切

难以入眠

Nooit meer slapen

[荷兰] 威廉·弗雷德里克·赫尔曼斯 著
郭国良 译

难以入眠

Nooit meer slapen

[荷兰] 威廉·弗雷德里克·赫尔曼斯 著

郭国良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难以入眠 / (荷) 赫尔曼斯 (Hermans, W. F.) 著; 郭国良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5447-2187-5

I. ①难… II. ①赫… 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荷兰-现代
IV. ①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1437 号

Nooit meer slapen by Willem Frederik Hermans
Copyright © 1966 by Erven Willem Frederik Herman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Estate of Willem Frederik Hermans c/o
Uitgeverij De Bezige Bij b. v.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1-434 号

Nederlands
letterenfonds
dutch foundation
for literature

The publishers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support of
the Dutch Foundation for Literature.

本书的翻译出版承蒙荷兰文学基金会支持, 特此鸣谢。

书 名 难以入眠
作 者 [荷兰] 威廉·弗雷德里克·赫尔曼斯
译 者 郭国良
责任编辑 夏秀玫
原文出版 De Bezige Bij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187-5
定 价 26.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我不知道我在世人面前的模样,可在我自己眼里,我好像只是个在海滩上嬉戏自娱的孩子,时而寻觅光滑的卵石,时而捡拾美丽的贝壳,而真理的汪洋铺展在我面前,却尚未被发现。

——艾萨克·牛顿

门房是个残疾人。

他戴着一副廉价太阳镜，坐在一张橡木接待桌后面，定定地张望着。那桌面上空空的，除了一部电话机，别无他物。他的左耳必定是在那起导致他身体残缺的爆炸事件中给炸掉的，或者呢，也许是在一场空难中被烧毁的。他这残存的左耳活像一个畸形的肚脐眼，根本无法为那副墨镜提供任何支撑。

“你好，我要找努梅达尔教授。我和他约了今天见面。”

“先生，你好。我不知道努梅达尔教授现在在不在。”

他的英语说得很慢，感觉是在讲德语。然后他陷入沉默，一动也不动。

“我昨天和努梅达尔教授的秘书约了今天上午十点半与他见面。”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记得昨天一到奥斯陆时就已把手表的时间调整为挪威夏令时了。现在正好是十点半。

正当此时，我才注意到他头顶上挂着的那只电子钟，上面的时间也是十点半。

似乎是为了打消这位残疾门卫头脑中的种种疑虑，我掏出在

阿姆斯特丹时西贝利教授给我的那封信，说道：

“其实，日子早就已经约定了。”

这封信是努梅达尔写给西贝利的，信中提及：今天，也就是十五号，周五，应该就是约定会面的日子。我祝愿您的学生奥斯陆之行一路顺风。下面是他的签名：厄尼尔夫·努梅达尔。

我把信展开，给了门卫。他双手接过信函，头却一动也没动。

他的左手一根手指都没有了，而右手只剩下一根拇指和一截没有指甲的残段。这根拇指丝毫无损，指甲也修剪得很干净，然而，它与他几乎格格不入。没有剩下一根手指可佩戴结婚戒指。

他的手表上有一块小金属盖，他用大拇指指甲吧嗒一声将它打开。金属盖下面没有玻璃。

门卫用他那根只剩下半截的没有指甲的手指拂过表盘，说道：

“努梅达尔教授或许在书房里。你往上走两段楼梯，然后往右拐，第二扇门进去就是。”

我目瞪口呆，把信又放回了口袋。

“谢谢。”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谢他。太无礼了！他把我当做游荡于街头巷尾、事先未经约定就贸然跑来的不速之客了。

然而，我压制住了愤怒。我准备像他的雇主那样同情他，尽管觉得他连一些简单的活儿都干不了。比如说，接待来访者时千万不能漠然处之，但他就好像他们哪怕当场猝死他都毫不关心，但还得留用他啊。

同时，我也数了数两段楼梯的台阶数：每段共有二十八个台阶，两段楼梯之间的平台为八步。从楼梯口到右边第二扇门又走了十五步。

我敲了敲门。里面传出呼叫声。我听不懂。我推开门,低声用英语又重复道:“您是努梅达尔教授吗……我很荣幸……我是……”

努梅达尔教授,您在哪儿?

书房很大,门、墙是用橡木镶嵌的。我四处搜索着教授的踪影,终于发现他站在房间那头角落的一张书桌后边。我在两张半展着地图的台子间穿行。在桌后灰色矮小的身影旁,一块垂直放置的白色长方形画板隐隐呈现。

“您是努梅达尔教授吗?”

“是我,你有什么贵干?”

他慵懒地想站起身。

一道阳光洒在他的眼镜上,映衬出他那厚得几乎不透明的镜片。他抬起手想翻起镜架上的另外一副活动镜片。此刻,四片明晃晃的圆形小玻璃片直直地对着我。

我向他走近几步,解释道:“我昨天给您的秘书打了电话,她要我在今天这个时候到这儿来。”

“我的秘书?”

他讲的英语和挪威语很难区分,因为,首先,我不会讲挪威语,其次,他的声调是那么古雅,似乎一切尽在其中:

“我不记得我的秘书跟我提起过这事,也许这是她的安排吧。你从哪儿来?”

“从荷兰来。我是西贝利教授的学生。我即将和您的两个学生阿尔内·约达尔和奎斯塔一起去芬马克郡。”

我的手自然地伸向衣服口袋,再一次掏出那封由努梅达尔写给西贝利的信函。

我不知不觉地展开那封信，又重复了一遍我在门卫那儿时的动作。

“哎呀，你是荷兰人，你是……”

我咯咯一笑，以示赞同，同时也对他刚才说那个荷兰语单词时近乎完美的发音表示激赏。

“荷兰人！”他继续说道，“聪明啊。非常聪明。你能听懂我的话吗？还是你更喜欢讲德语呢？”

“对我来说……都一样。”我说道。

“荷兰人，”他用德语回敬道，“一个极具智慧的民族。他们会讲所有的语言。西贝利教授给我的信中分别使用了挪威语、丹麦语和瑞典语。我们把这叫做斯堪的纳维亚语族。请坐。”

“谢谢。”我用英语说道。

他继续用德语和我说话。

“我和西贝利教授已经相识多年。让我想想，我和他是何时认识的？一定是在大战前，在东京的会议上吧。是的。是我宣读论文的那年——不妨这么说吧，那已成为我的经典之作——论文阐述的是韦尔姆兰兹的米伦纳特区及其向挪威的扩展。你也许曾经听说过吧？”

他停顿片刻，我想这会儿我不得不坦白自己对于他大作的一无所知了，可我还没来得及说，他就又继续兴冲冲地开讲了。

“当时，西贝利率先就我的论文展开辩论，可谓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对我的论点一一加以否定。你能想象吗？那副架势！那时候西贝利非常年轻，比我小三十岁。年轻气盛啊！”

努梅达尔放声大笑起来。即使在笑的时候，他满脸的皱纹依然横竖分明。

尽管我有一点担心他对于这个引荐我和他见面的人的记忆是否会有一些出入，但我还是跟着他一起笑了。

他知道我的心思吗？

“今天这都是些陈年旧账了！如今，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西贝利最后改变了态度，他甚至还在我的研究所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可现在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他从事的是哪方面的研究了。一个人不可能记住所有的事情。总之，他在这儿待了些时日。就我所知，最后也没出什么了不起的成果。”

西贝利退场，干杯！我感觉到导师的报应在我身上体现了。我现在是否就此告辞比较好呢？可航拍照片怎么办呢？

“我已经八十四岁了，”努梅达尔说道，“我见识过大批的科技成果无用武之地。堆满仓库的收藏无人问津，直到有一天由于缺少存放空间而被扫地出门。我目睹种种理论如野鹅或燕子来去匆匆。你吃过炖百灵鸟吗？顺便一提，奥斯陆这里有一家餐馆供应鲑鱼。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三文鱼，但不是烟熏的——呃，也许差不多吧，但更精致、更细腻。生三文鱼，在地底下埋藏一段时间后，又被挖了出来。”

他的声音也变得更加细微，我几乎都听不见了。他脖颈上的皮肤松松垮垮地耷拉在宽大无比的衣领上，而当他撅起嘴陷入沉思时，这些皱褶似乎向上延展，越过下巴，使整张脸都布满了皱纹。一片寂静。

他前面的桌子上有一些纸张和两块大石头，还有几个小的瓷碗，里面盛着一些烟灰和小石子。一个平底锅大小的放大镜压在这些纸张上面。

“西贝利教授让我代他向您问好。”

“谢谢，谢谢。”

又是一阵沉默。

我的舌头就像是一只黑色大袋深处摸索着的手，试图把我们的谈话引入我此次前来拜访的主题上。可我却毫无头绪，想不出办法。那干脆就破釜沉舟吧。

“您给我搞到这些航拍照片了吗？”

“航拍照片？你这是什么意思？航拍照片？我们这儿当然有航拍照片啰，可我不知道眼下是否有人在用。航拍照片可多啦。”

他居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难道他已经忘了自己答应过西贝利教授要为我提供实地科考所需的航空测绘图了吗？我知道，如果我再一个劲地解释我的需求，那只会适得其反，可除此以外我也想不出其他的法子。我也不能就这么轻言放弃。

“是的，教授，是航拍照片……”

“你想看全部图集吗？”

“到目前为止有……以前有……”

我的左手垂在双膝之间，紧紧地攥着右手，拧成一个拳头。我的双肘贴着我的腰两侧。

“信上说有一套航拍照片可供我在芬马克郡调研时使用。”

我不知道我刚才讲的德语是否准确，但我确信，他对于我的话应该不存在理解上的困难，再说我的发音也是既清晰又流畅的。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然后说道：

“我觉得奎斯塔和约达尔是我所有学生当中最出色的两位，在今后许多年中无人能出其右，你明白了吧？他们对芬马克郡的一切如数家珍。”

“当然啰。我和奎斯塔只有短暂的接触，而阿尔内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相信我可从他那儿学到很多东西，这次能与他同行更是莫大的荣幸。”

“荣幸，先生？当然啰！地质学是一门和地理环境紧密结合的学科。为了取得骄人的成果，研究人员必须在某些有待探索的领域搞地质实践。然而，这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我认识好几位地质学家，他们前往前人从未到过的地方去勘察，因为大家都认为那儿没有什么可勘察的。不过他们也根本没有任何发现。”

“我给你透露个秘密吧，”他接着说道，“真正的地质学家是绝对不会完全离弃勘探金矿的祖先的。你也许会觉得我的话很好笑，但我老朽了。我就算这么幻想，也是情有可原的。”

“不，不！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

“啊，这么说来你懂我的意思了。不过，对于你这样的荷兰人来说，这样的想法必定有些不合时宜。几世纪以来，这个人口密集的小国家，其科学规范却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我完全可以想象，荷兰的地质学家必定会相互倾轧、勾心斗角。”

“没错，荷兰这个国家是很小，但是它的土壤却是格外地丰富多样。”

“那是你们荷兰人的想法，因为荷兰每一平方米的土地上都有一名拿着显微镜的地质学家。然而，这并不能改变荷兰没有高山的事实。没有高原，没有冰川，也没有瀑布！只有沼泽、泥地和黏土，仅此而已！到头来呀，这些地质学家在数一粒粒沙子，我也不觉得奇怪。在我看来，那哪是搞地质呀。我把它称为记流水账，锱铢必较。腐朽的科学，我称之为腐朽的科学。”

我笑了，笑得既礼貌又真诚。

“对了，教授，他们还发现了煤矿、盐、石油和天然气。”

“但是，重要的问题呢，亲爱的先生，这些重大的问题呢！我们

这个星球是从哪里来的？它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新的冰河世纪吗？有那么一天南极可以生长枣椰树吗？这些是使科学变得伟大的重大问题，使科学真正发挥作用的问题！”

他双手按着这张吱嘎作响的桌子，站了起来。

“科学的真正作用！你懂吗？火炉中燃烧的煤炭、煮早餐鸡蛋的天然气、撒在鸡蛋上面的盐——要我说，这只是些家喻户晓的词罢了。科学是什么？科学就是人类通过领悟，发挥其本身的智慧，努力突破宇宙的隔绝！”

2

努梅达尔从桌子后面走了出来。他双手的指尖一直放在桌子上。

“我想今天下午带你去奥斯陆的周围转转。地图放哪儿了呢……”

他朝一张铺满地图的长桌子走去。

“那太好了。”我说道。

那话我是不假思索地说出口的。

如果我刚才说我下午要继续西行，那会怎样呢？

他掰下那副活动眼镜，举着其中的一幅地图凑近他的眼睛。如果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此行的目的就是来取航拍照片的，这又会怎样呢？

他的下巴向下垂着。

如果我告诉他，我已经订了去特隆赫姆的机票，又会怎样呢？如果我告诉他，我十五分钟后就要告辞了，又会怎样呢？

如果他生气了，不给我照片就让我去芬马克郡，那该咋办呢？

我向他靠近。我们并肩站在长桌旁。他手中的地图已经卷起

多时，地图的四角都向内卷起。努梅达尔俯身铺开地图，我帮助他压住纸面，以免弹性使其缩回。这是个胶版印本。这是幅未刊行的地图吗？是他特意为我挑选的吗？

不，这只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奥斯陆地区的地质勘探图。他说道：

“我一定还有个更好的版本，是彩色的。”

他沿着台桌后退时，碰倒了一摞纸。纸撒了一地，我蹲下身把它们捡起来。

“嗨，不必捡！”

我抬起头，看见他拿着另外一幅地图，这是一幅用布衬着的地图。我捧着满满的一摞纸，直起身来。努梅达尔毫不理会。

“就是这份。来吧，咱们走。”

我把纸张放在桌上，跟随他走去。

他现在拿的是哪幅地图呢？当我扶住开着的门时，发现那是一幅奥斯陆地区的彩色地质勘探图。我纳闷了：难道他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儿来吗？

“这幅地图裱在亚麻布上，”他说，“但裱得不好，无法折叠。”

他把地图递给我。

我们朝楼梯走去，我夹着地图走在他的左边。

“战前我在阿姆斯特丹，”努梅达尔说道，“我参观了那里的地质研究院。建筑无比壮观。有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精美藏品。”

他的右手拂过墙壁。

“对你们国家的地质学家来说，失去殖民地必定是个巨大的打击。”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但幸运的是，在其他地方还是有诸

多机会的。”

“其他地方？我亲爱的年轻人，别自欺欺人了！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地质学家呀。就长远而言，假如你们的地质学家只得把目光投向海外，那么科学必将受到重创。”

我们向下走到了第二段楼梯的第十三个台阶。

“也许吧，”我说道，“不过，你可知道，当今呢，新的国际组织层出不穷，国界越来越容易跨越……”

“那蓝图倒是美妙！可是，如果人们在这样一个狭小、低平、泥泞、无山的国家接受训练，深邃的见地又有何立足之地？又如何跟重大问题自然地挂上钩呢？”

显然他期待得到解答。

“你必须承认，”他由衷地解释道，“地质构造学是地质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为发挥天资提供了用武之地。还有什么比经过一系列的观察和勘测推断出阿尔卑斯山脉的内部结构或斯堪的纳维亚地盾的构成更具挑战性呢？”

我们还没有到达楼梯底，他就停了下来。

“在荷兰这样的地方，你的脚下永远不可能踩到坚岩！你到达荷兰以后，最先映入你眼帘的是什么呢？是机场指挥塔上的一条标语，上面写道：机场平面低于海平面十三英尺。够奇特的欢迎吧！”

他笑着下完了楼梯，但在门厅中又一次停了下来。

“你以为1953年的洪水给他们教训了吧。要是别人就选择离开了，搬到了远离海洋的地方！但荷兰人才不会呢！他们又能上哪儿去？

“先生，不妨这么说吧：假如举国上下的民众世代都囿于

一个国家存活繁衍,而这个国家严格说来只是鱼的王国,那么这些人最终必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哲学,一种仅仅基于自我保存的哲学,其中人的维度完全缺失!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偏不倚、确保一切可靠的世界观!这样一种哲学又如何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呢?它又该如何回应这些重大问题呢?”

我暗自感叹:种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又给谁带来了好处呢?这些重大问题又是怎么回事呢?在一个危机重重的世界,难道生存不是重大问题吗?可是一想到得用德语来谈论这一切,就感觉太吓人了。

门厅中的时钟指向中午十二点零五分,不见门房的踪影。

努梅达尔朝接待台走去。他一只手搭在桌子上,另一只手朝食橱伸去,打开橱门。

他拿出一根拐杖和一顶帽子。这是一根白色手杖,手柄的下方系着一条红色缎带。

瞎子门房的瞎子领导。

3

出来走在大街上,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恭敬的孙子在陪着自己半盲的爷爷散步一样,因为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好了。

可我是被他带着去餐馆的。

这是一家宽敞而豪华的餐馆。或这是曾经的它。现如今,这里有粉红色的塑料椅子,小小的餐桌上没有铺设桌布。墙面分别用淡雅色调的硬纸板、柚木板和打了孔的胶木装饰而成。

餐馆里见不到服务员的身影,只见一些女孩在收拾客人用过的餐盘。

背景音乐是《在中央公园溜冰》,一首现代爵士乐四重奏。

我引领努梅达尔小心翼翼地在餐桌和座椅间行走,直至我们走到长长的吧台。

我拿了两个柚木托盘,把它们并排置于镀镍的吧台上。努梅达尔站在我身旁,他那白色的手杖挂在手臂上。为了吸引柜台后服务员的注意,他不时地挥动手臂,每挥舞一下,他的手杖就在我的脸前晃动。一长排矮小的金发女郎头戴绿色亚麻布冕状头饰。

我和努梅达尔排着队,置身于一群饥饿的食客之中。大家一边从柜台上取来一盘盘菜放在托盘上,一边推着柚木托盘前行。